天史

天史卷之二

明青都鍾羽正龍淵
雲間董其昌思白　兩先生評選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淫十九案

楚平王納媳鞭屍

平王楚靈王子、名棄疾、其在蔡也、郹陽封人之女奔之、生子建、王使伍奢費無極爲之師、如秦爲太子建娶婦、婦好、未至、無極曰、秦女好、可自娶之、爲太子更

求婦、平王乃自娶秦女、無極得罪太子、因怨伍奢、乃讒之王曰、自無極入秦女、太子怨、皆伍奢教之、奢有二子、他日助太子、不能無望於王、王因伍奢、欲召其二子誅之、奢之子伍尚至、伍員不至、奢曰、員不至、楚其旰食乎、楚遂殺伍奢及尚、員走於吳、爲吳行人、平王死、昭王元年、員帥吳王闔廬、與唐蔡俱伐楚、昭王出奔、員掘平王之墓、鞭其尸、闔廬盡妻其後宮、吳士大夫盡妻其士大夫之妻、三旬而後去、

論曰、棄疾以亂立、以淫亡、而不免鞭屍之禍、無極遂

惡王讒卒亦不免於誅天道明威各以類應可不畏哉

吳王闔廬淫楚後宮

吳王闔廬弑王僚而自立從伍員之謀大敗楚師五戰而入郢以班處宮三旬而秦救至越句踐聞吳之在楚亦起兵伐吳吳遂引兵還吳十一年闔廬帥師伐越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大敗之使死士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而還闔廬遂死於陘命其子夫差曰爾勿忘句踐殺爾父乎三年乃報越

論曰怨毒之與人甚矣哉以淫報淫以暴易暴吳楚之怨深而越得制其瑕螳螂相角無已時也後吳越

搆兵而楚乃稱弱

齊襄公內亂

春秋齊襄公僖公子也女弟爲魯桓公夫人公內姦焉旣嫁夫人與桓公數如齊襄公亂不止桓公知之怒夫人襄公使力士彭生拉殺桓公於車上魯人以爲讓公乃殺彭生爲魯除醜焉是年冬十有二月襄公獵沛丘見豕從者曰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歸而爲無知所弒

論曰春秋記桓公十七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因會濼而入齊故曰遂譏不謹也桓之死其在敝笱時

乎齊襄內亂禽行既無人道至魯莊忘仇縱毋復有於師於防於穀之會春秋特書不一而足戒亂倫也迨彭生現彘身弒而嗣殘則禮之於人國也大矣

魯莊公割臂私盟

魯桓公爲彭生殺於齊、公子同立爲魯莊公、母夫人以殺桓公故留齊不敢歸、莊公復娶齊女哀姜爲夫人、娣曰叔姜、從生子開、哀姜無子、三十二年、莊公臺上見孟女而悅之、割臂而盟許立爲夫人。生子班、公愛孟女欲立班爲太子、問弟叔牙、叔牙欲立公弟慶父、問弟季友、友請立班、公遂使人酖殺叔牙而立班；莊公卒、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叔姜子開、使圉人犖殺公子班於党氏、初班亦嘗與犖爭戲梁氏女、有怨

故及之班弒子開立是爲湣公慶父與哀姜通益甚

乃謀殺其子湣公而立慶父魯人怒欲誅慶父慶父

奔莒遂自殺時齊桓公稱霸聞哀姜亂魯召而殺之

以屍歸魯

論曰余按魯世家葢三世淫報矣魯惠公妾生子息

是爲隱公爲公子時娶於宋女至而美惠公奪以爲

夫人生子允惠公卒聽公子揮之讒允弒隱公而自

立是爲魯桓公桓公娶齊女齊襄公淫之公爲彭生

所殺一報也桓公生子同是爲莊公公夫人哀姜淫

於慶父。殺公子班而立慶父。二報也。莊公割臂私孟氏女。生班。班亦與圉𡚁爭梁氏女而為所殺。三報也。雖天之禍淫。歷歷不爽。而淫氣所結。綿汙數世。或亦家法乎哉。貽厥孫謀。可不慎歟。

衛宣公奪婦

衛宣公烝於夷姜生太子伋伋娶齊女美未入室宣公詭而納之更為太子娶婦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常心惡而欲廢之于太子以白旄使於齊而令盜遮殺白旄者且行子朔之兄壽知其謀不忍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欲殺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盜白旄先往以代太子死盜見白旄果殺之壽死而太子伋後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太子以報

宣公宣公立朔爲太子國人不平逐朔而立伋弟黔牟衛終亡

論曰禍有慘於自殺其子者哉殺一子而二子爭死焉謂非天乎宣公殺伋非殺子也姦奪妻也壽代伋死非報兄也仇亂毋也禍以姦成倫以淫滅天之巧報也亦嚴且當矣新臺之詩所以悲有泚乎當與平王鞭尸之報參觀

明皇納壽王妃致禍

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册壽王妃楊氏壽王瑁、玄宗第十八子也、天寶四年、玄宗注意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帝見而悅之、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潛內宮中、寵遇異常、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更為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四年八月、遂以太真為貴妃、贈其父楊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奉朝請、封國夫人、從祖兄釗、善樗蒲、出入禁中、賜

金紫，更名國忠，爲司空，領四十餘使，貴震天下。貴妃寵冠後宮，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妃欲得生茘枝，歳命嶺南馳驛飛送。民間歌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看女却爲門楣。貴妃寵胡人安祿山，爲假子，出入宮掖，醜聞於外。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反，玄宗奔蜀，楊貴妃及國忠等，皆伏誅。于是盜賊蜂起，屠滅郡縣，不可勝計。太子即位於靈武，唐室遂衰。

論曰，玄宗初政，天下想望風采，似亦有爲主也。及後

杲杲日出爲月所食而衆星宵亂矣語云馬趹躓車

惡婦敗家床笫之言三世不安明皇之謂矣

三女滅密

國語曰、周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下衆、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

論曰、女陰象也、女之美則陰盛矣、陰盛而陽消矣、治亂之所以生也、維國曰女戎、維家曰婦索、三女成姦、密母其知道歟、

齊懿公奪職乘妻

懿公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其爲公子時嘗與丙歜之父獵爭怨及即位斷丙歜父足而使丙歜僕閻職妻美納之宮中而使職驂乘五月公遊於申池丙歜與職浴戲職曰斷足子歜曰奪妻者兩人怨謀遂弒懿公於竹中

論曰刖其父而御其子奪其妻而近其夫欲不亡得乎然商人弒君有天道焉不徒禍淫也

陳靈公衷衣伏弩

春秋、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夏姬者陳大夫徵舒之母也靈公嘗衷夏姬之衣戲於朝大夫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公不聽、復殺泄冶、十五年、公與孔寧儀行父飲於夏姬家、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聞之、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奔魯、爲人所殺

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靈公衷衣而戲、南冠即淫、君臣之大倫蔑矣、單襄公所以

知其亾也

齊莊公登臺被弒

莊公齊靈公子名光爲靈公所廢大夫崔杼迎而立之初棠公妻好崔杼取之莊公與之通數如崔杼家以崔杼之冠賜人崔杼怒嘗欲與晉合謀襲之不得間公笞宦者賈舉舉怨公遂爲崔杼間以報怨正月莒子朝齊公饗之崔杼稱病公問崔杼病遂從其妻妻與杼謀閉公不得出登臺而請解不許遂射殺之

論曰齊太史書崔杼弒其君然則杼過乎哉曰此爲報道創也夫天道則直報之再使杼能弃妻而逃不

爲公臣則完矣天豈無殺淫君之手哉

周幽王一笑傾城

按周太史伯陽曰夏后氏之衰有二神龍止於帝庭自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之殺與去之皆不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龍亡而漦在櫝焉及夏商傳此器不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能除使婦人祼而譟之漦爲玄黿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遭之遂孕無夫而生子懼弃之於路及宣王時有童女謡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適有賣是器者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見鄉者後宮童妾所弃

妖女啼於路哀而收之亡奔於褒女長而美後褒人以有罪入其女於王以請贖以女子出於褒也故爲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褒姒不好笑周制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擧烽諸侯皆來援王欲褒姒笑乃大擧烽燧諸侯至而無寇褒姒遂大笑幽王悅之爲數擧烽火諸侯益亦不至有虢石父者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爲卿幽王九年太子宜臼奔申王欲殺太子求之申侯弗與王伐之申侯乃

與鄫人召西夷犬戎共攻王王舉烽兵不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擄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共立宜臼爲平王東遷於雒邑周室遂微

論曰發降於廷夏書近怪誠有之乎厚積三代之淫氣至周始發毒焉其天數耶非也褒姒不寵老宫中耳何能妖人廢嫡立褒而後淫氣得而報之矣女戎何代無之無如王之不御何吾不欲人之援詭怪以自解也

晉厲公外嬖致禍

晉厲公多外嬖。鄢陵之勝。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而嬖於厲公。嬖人夷陽五。長魚矯。皆有寵於公。郤犨郤錡奪其田。咸怨之。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謀。遂敗楚師。乃間使楚公子茂告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有焉。試使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周見之。以實其言。公既之信焉。遂怨郤至。八月。厲公獵。與姬殺。食而飲。郤至以豕進。寺人奪之。郤至

射殺寺人公怒曰季子欺余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公曰然胥童夷陽五以兵八百人襲殺三郤又欲殺欒書不果遂使胥童爲卿厲公遊嬖人匠驪氏之家欒書中行偃襲捕厲公而弒之葬之於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胥童等伏誅迎立周爲悼公至晉平公元年亦盡滅欒書宗

論曰左傳郤至獻楚捷於周驟稱其伐單襄子曰溫季其亡乎怨不在明不見是圖是年而晉殺三郤固不在美男破老之時知有翼門之禍矣偏聽成奸故

鑪不可爆也

呂不韋嫪毒春申君

秦昭王四十二年、以其太子安國君之中男子楚質於趙、時秦攻邯鄲、子楚久趙、禮衰困乏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遊趙、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以五百金結楚歡、齎千金西入秦、爲之遊說、昔太子愛姬華陽夫人無子、以不韋力得立楚爲子、不韋取邯鄲歌姬與居、有身、使子楚見而悅之、因釣奇以獻其姬、及期生子政、子楚以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子楚與不韋謀去趙、歸秦、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爲孝文王、子楚

為太子。一年，孝文王薨，子楚立，為莊襄王。三年薨，太子政立，太子政者，不韋進姬所生子也。計二王共立四年薨，而及太子政。疑不韋有力焉。是為始皇。始皇幼，以不韋為相國，號仲父。進姬為太后。太后與不韋私通。及始皇壯，太后淫不止。不韋乃私求大陰人嫪毒者為舍人，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以啗太后。拔鬚眉納之宮中為宦者，日夜侍太后，與不韋淫亂。太后又有身焉。當是時，不韋家僮萬人，食客三千餘人。嫪毒家僮亦數千人。始皇九年，有人告嫪毒謀反，與太后

遂事連相國呂不韋於是秦王下吏治夷嫪三族不

韋飲酖而死秦亦夷其族先是楚有黄歇者游學博

聞事楚頃襄王有功封於江東爲春申君泥下士食

客躡珠履者三千人楚王無子歇私幸李園女弟有

身進楚王生男立爲太子王貴幸李女李園用事妬

春申君恐洩其謀陰伏死士於棘門之内斬春申君

使吏滅其家

論曰不韋居人爲貨借色穿窬子母之術大矣哉卒

至器滿身滅則亦亡其本矣嫪毐拔鬚春申進李何

淫報之相踵也

楊貴妃兄姊驕淫

貴妃楊玄琰女也開元初册爲壽王妃玄宗聞其美納之宮中號太真遂以爲貴妃妃肌肉凝膩神彩光艷帝寵昵之後宮無與倫者兄釗不學無行素薄能揣摩人意上見而悅之恩幸日隆一歲遷十五使帝更名曰國忠位至司空與弟銛錡皆任近要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并承恩幸封韓虢秦國夫人賜第京師極其壯麗一堂之費動踰千萬國忠與虢國夫人通往來無度三夫人從幸

華淸皆會於國忠第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産或并轡走馬不施帳幕道路爲之掩目凡楊氏五家各爲一色衣以自別五家合隊燦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節度使旌節引於前車馬僕從充溢坊衢飾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嘗謂人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終不能致令名不如且極樂耳范陽節度使安祿山本以胡人爲上寵貴妃悅而幸之嘗以錦繡爲大襁褓輿之宮中名爲貴妃洗兒上賜金錢並厚命國忠姊弟皆與祿山敘

凡弟故祿山出入禁中通宵不出醜聞於外遂致天寶之亂天寶十四年祿山反帝出奔蜀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及親近宦官宮女出延秋門其皇孫妃主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中外大擾至咸陽日中猶未得食命軍士散詣村落求乞麥飯諸妃主以手掬之須臾而盡夜半至金城縣民逃驛中無燈帝與軍士相枕以臥貴賤無復辨明日至馬嵬驛將士饑疲日中無食皆憤怒以禍由國忠遂於馬上殺之及三國夫人以鋒揭其首陳玄禮刼帝縊貴妃於驛庭楊氏

滅軍中皆呼萬歲。

論曰、蓋聞情者弱骨之媒、愛者醉心之藥、星眸粉黛、名爲伐性之斧斤、狐媚嬌癡、號作登床之機弩、况假合能得幾時。玉質朱顏、轉眼而雞皮隺髮、好醜原同一朱、金床象枕、囘頭而骨冷魂銷、愚者沉焉、達者笑之、故琴瑟取諸關雎、樂而不淫、床笫戒於牝雞、禮以坊亂、乃有唐閨多穢、兆自開邪、兄收弟婦、有泰日角之雄、君子納父姬、忽代月升之女、主點籌、借箸投子聞聲、此皆歷代醜踪、纘述祖武、亦不爽矣、逮至玄宗

恣情漁色。納子婦而號太眞。寵妃姊而封列土。華清水滑。凝脂流合歡之香。繡嶺塵飛。連騎貢側生之笑。堂開錦繡。排甲第於雲霄。門列棨戟。擲泥沙於金玉。或聯鑣則雲錦迷天。或狎坐而珠璣滿地。雕鱗織鳳。羅紈窮天女之工。玉鱠氷鮮。水陸盡窮民之血。以茲淫風相煽。陰氣乘權。蛾眉嬌妹。奪入鵂鶹之羣。碧眼胡兒。虎豹結狐狸之黨。洗兒之金錢一入。漁陽之鞞鼓忽來。鳳輦雲奔。馬嵬塵起。路傷弃霓裳之寶器。道傍是乞食之王孫。遂使蛛頸投繯。羊頭貫槊。七夕

秘約化爲冷煙三峽淋鈴魂消夜雨矣不亦悲哉然後知玉碎香殘前日之珠翠也鞨鼓征塵前日之歌舞也手掬麥飯前日之珍羞也以鎗揭首前日之劍南旌節也樂極而悲來物窮而理返是故君子土木形骸電光富貴性不以情移而識不以愛亂蓋審於瀺灂久暫之間不以彼易此也

武三思穢亂唐宮

武三思者、武后之侄、則天初廢帝、欲傳位三思、狄仁傑以姑侄子母孰親、遂不果、卒以三思爲內史、唐神龍元年、張東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二張旣誅、中宗復位、以帝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宮人上官婕妤黨於武氏、爲之先容、故復以三思爲司空、婕妤辯慧能文、與三思通、復薦之於韋后、帝嘗使后與三思雙陸、爲之點籌、故三思得與后通、出入宮掖、武氏之勢復振、遂封張東之等爲五王、而後殺之、以宗楚客

周利用等爲耳目時人謂之五狗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起兵攻三思及其子崇訓皆死景龍四年韋后與上官婕妤爲臨淄王隆基所誅復暴三思尸於市

論曰中宗狥房陵之盟復辟奉婦已無陽綱矣至於筐傾筐覆而不能制卒死其手蓋陰孽爲疾除之不淨唐室幾運未終耳龍盡狗來倏焉傾覆語曰寵臣不儆輒信矣夫

張昌宗兄弟伏誅

武后既亂唐爲周、廢帝耽子、內行愈不正、張昌宗易之皆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皆爲武后所寵、常傳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計。武承嗣三思宗楚客等皆候其門、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改控鶴監以易之爲奉宸令。每內殿曲宴太后使衣羽衣吹笙乘木雀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稱爲子晉後身。又曰蓮花似六郎、兄弟競尚豪奢。中外側目。弟昌儀爲洛陽令、請屬公行、有選人姓薛以

金五千兩賂之昌儀以屬天官侍郎後失其名遂舉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其權如此嗣聖十八年封昌宗爵鄴國公神龍元年后不豫張柬之舉兵討亂詣東宮迎太子斬昌宗易之於廡下梟首覊衢

論曰明月作晝衆星自出陰氣淫賊玄狐入室汙泥涅滓妄擬蓮花五王舉義拔根抽芽以丈夫之妾婦事女子之官家豈偶然哉吁嗟兮黄臺之瓜

和士開佞寵

和士開、爲齊黄門侍郎、以善握槊彈琵琶有寵於胡太后、出入臥内、齊主湛委任之、與婁定遠等俱用事、時號八貴、太尉趙郡王高叡請出之、士開以美女珠簾賂定遠爲援、遂殺叡、以士開爲尚書令、與宮婢陸令萱穆提婆相依附、爲之養子、威權日盛、朝士于進無恥者、呼爲假父、士開嘗傷寒、醫云當服黄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一飲而盡、其好佞如此

天元五年、琅邪王儼矯詔殺之、陸令萱穆提婆爲尚

所殺。

論曰、情之所不爲者、君子有以耻之。吮癰舐痔嘗糞拂鬚、爲之甚苦、而當之無愧、何哉。曰、求富貴也。夫內爲人之養子、外必爲人之假父。譬如放債取償、以利牟利也。他日琅邪之誅、與竄俱焚、則獲罪於天耳。

丹陽太守妻徐氏報冤

獻帝時吳丹陽太守孫翊、爲其督嬀覽丞戴員所殺、妻徐氏甚麗、覽欲逼而納之、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呼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所恩蓄者二十餘人、與盟殺覽、及晦、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服艷衣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若得意者。覽窺覘之、果不復疑、因呼高嬰匿室中、使人召覽入遂殺之、即率餘人就外殺員、徐氏還衣縗絰、奉二人首以祭翊墓、吳孫權

聞之震服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二將爲牙門將軍

論曰士君子當途窮志變賣君父以苟全者多矣即能奮志以死而博一節義之名猶寥寥也徐氏婦人耳全身而報仇能不落人手而甘心焉其智勇過人遠矣嗚呼殺人而淫其室天之所殛徐氏殆憑之歟

元順帝淫奢

元至正十三年、以哈麻爲右丞、哈麻欲邪佞巧、以淫術媚於上、有西番僧善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有僧伽璘真善秘密法、皆以淫戲爲樂、哈麻進之於上、上習之、嘗謂上曰、陛下尊富極矣、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元帝大悅、詔以西蕃僧爲司徒、伽璘真爲大元國師、各取良家美女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於其法、廣擇天下女子以求淫樂、君臣縱欲男女裸處羣僧出

入無禁。醜聲外聞。帝性巧。善創製。龍舟於內苑。長一百二十尺。行舟。龍首尾眼爪皆動。游戲山海。於宮中晝夜不息。時中原大亂。天變屢作。龍鬭於樂淸江。天火燒萬餘人。天鼓鳴於絳州。空中有戰鬭聲。大都晝晦如夜者。旬有五日。至正二十五年春。日傍有一[illegible]一星。山東赤氣千里。我

明太祖洪武起兵滁陽。所至皆歛。元主北奔。遂以亡滅。

論曰。天寒氷霜。陽道閉藏。夷狄百年。盤據我那。長夜

大明。日月頓光。腥羶一　掃我武維揚。人紀天道。禮樂

孔彰。峻極於天。悠久無疆。

天史卷之三

明青郡鍾羽正龍淵
雲閒董其昌思白　兩先生評選
東武後學丁耀亢野鶴甫輯著

殘三十六案

蚩尤

蚩尤姜姓、炎帝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兼并諸侯、貪欲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命居少顥以臨西方、蚩尤益肆其虐、出炎水登九淖以攻炎

帝於空桑。炎帝避居涿鹿。軒轅乃命師攻之。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於中冀。因名其地爲絕轡之野。

論曰。嗟乎。害氣伏陽。天開殺伐。凝戰萬年。玄黃其血。君子慎之於扶抑間矣

舜殛四凶

左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於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皆惡獸也、能爲人害、故天下之人目爲四凶、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故虞書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堯七十有一載、殛鯀於羽山、放驩兜於崇山、流共工於幽州、竄三苗於三危、四罪而天下咸服、

論曰、書契在唐虞者、不可考已、故四凶之惡無聞焉、曰鯀方命圯族、治水績用弗成、驩兜朋上、共工氏

觸天女媧補之三苗遺種至今在詎可盡信乎姑闕

而不論云

桀紂

夏桀、名癸、貪狠無道、能申句鐵、負其材力、不務德武、傷百姓、伐有施氏、得妹喜而嬖之、爲瓊室象廊瑶臺玉床、行淫縱樂、殺諫臣關龍逢、召湯囚之夏臺、湯修德、諸侯皆歸、率兵以伐桀、桀走南巢、放而死、湯乃踐天子位、代夏、以有天下、國號商。

商傳二十有八主、而生帝辛、天下謂之紂、紂資辨捷敏、材力過人、拒諫飾非、愛妲己、作新淫聲、北里舞、酒池肉林、使男女倮逐、爲長夜之飲、縱淫樂、重刑辟、百

姓亶怨、為炮烙之刑、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幷囚西伯、賂以美女奇貨、釋歸、西伯陰行善、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西伯卒不伐紂、子發立、是為武王、天下叛殷、會周者八百、紂又淫亂不止、殺王子比干、割其心觀之、微子去、箕子佯狂為奴、民為之歌曰、天曷不降威、時日盍喪、紂聞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暴虐滋甚、武王乃率天下諸侯伐紂、紂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皆倒戈反朋周、二月甲子、紂走鹿臺、衣珠玉自焚死、

論曰當桀之暴也不知其有南巢也湯放之見天道焉然遂以此王天下君臣之間一大變哉而德盡數終安得無鹿臺之子孫耶武又步其後轍矣得失之於子孫何若紛也予歷數夏殷惟周享年八百孔子曰文王可謂至德也已矣吾從周然而天道於此淡焉矣

秦始皇無道

秦始皇名政秦莊襄之子呂不韋之姬所生也鷙膺豺聲剛毅深險初并天下以咸陽不堪居起七十餘萬人築阿房宮連絡三百餘里惡先王之道不便用李斯謀焚書坑儒鑄金人十二聚天下之兵築長城以避胡遊四海求不死藥頌功勒石自以萬世有天下也二十六年有使者夜行過華陰鬼遺使者璧曰為我遺滈池君今年祖龍死明年廵東海至琅邪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丞相斯恐變爲置屍轀涼

車中載鮑魚以亂其臭通宦者趙高殺太子扶蘇而立亡二世二世爲高所弒傳位子嬰項羽入咸陽燒秦宮闕殺嬰亡秦計十四年而國亡

論曰吾讀太史公秦本紀乃知秦之惡積深矣習戎狄之行棄禮樂之化自商君刻深至政而愈振焉棄天滅人古未有者焱未寒而地分至二世而督責愈力欲不亡得乎嗚呼鬼物遺璧賊臣滅宗天之示報亦彰矣哉

項羽烏江自剄

項羽名籍、楚將、項燕後、長八尺、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亂、殺守令、起兵、立楚懷王孫心、爲義帝、喑啞叱咤、萬夫皆廢、所過城邑無不屠滅、殺楚卿子冠軍宋義、坑秦降卒二十萬人於新安、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寶貨婦女而東、自立爲西楚霸王、背約不王漢、徙義帝於長沙、陰使其將季布殺之、數敗漢、多殺傷、睢水爲之不流、漢五年、圍羽垓下、兵散、漢皆楚歌、羽夜飲帳中、悲歌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泣數行下。胥圍走陷大澤中東渡烏江。曰天亡我也。無面目見江東父老。遂自刎。漢將王翳取其頭餘騎蹂踐爭割。分其體爲五。項羽遂亡。

論曰。羽重瞳絕力。用兵若神。亦人傑哉。乃功成執圭。滅信好殺。欲以人力服天下。不亦悖乎。雖然秦惡極矣。非羽不能報也。天生羽以報秦。復生漢以收羽。則羽之材。亦天授也。然則君子當用天而不爲天所借

齊湣王驕暴擢筋

齊湣王滅宋而驕、乃侵楚及三晉、欲并二周、爲天子、狐咺正議、斮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乃謀伐齊、於是使樂毅約趙閻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燕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并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齊。戰于濟西、齊師大敗、湣王出走、毅入臨菑、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爲昌國君、留徇齊城未下者、齊王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共

兵。王不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又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楚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

論曰。齊自伐燕之亂。五旬而舉者。至是殆三十年矣。

至滑之驕殘燕一舉而墟其國天道好還詎不信耶造一傳而至建松栢與歌其國遂滅然則强弱盈虚更迭爲之矣

白起坑卒

白起善用兵、爲秦昭王將、封武安君、攻趙長平、報上黨之怨也、趙受反間、以趙括代廉頗將、屢戰不利、秦遮絕趙糧道、降趙卒四十萬人、起恐爲亂、挾詐而盡阬之於長平、血流成川、沸聲若雷、前後斬首虜無計、趙割地以和、明年秦復攻趙邯鄲、遣起、不果行、秦王怒賜起劍自裁、死之日、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矣、長平坑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是足以死、遂自殺、

論曰、誅降殺順、太不義也、弱鳥投人、猶爲依依、一月而坑四十萬、爲造物何、至引天自咎曰、是足以死。然而亦已晚矣。

商鞅作法自斃

商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爲中庶子魏不用西游秦因孝公寵臣景監求見說以彊國變法之令變刑尚功逆民反古令旣具立木於南門予徙者五十金以示信民之言不便者以千數太子犯法黥其師公孫賈刑其傅公子虔又劓之民始趨令爲大築冀闕宮廷於咸陽自雍徙都令民父子兄弟同室相禁用連坐告姦之法有弃灰偶語腹誹之刑決獄渭水盡赤務求擁道民無完膚雖日富強而

民不堪命。行之數年。秦伐魏。欺虜公子卬。盡破其軍。魏獻河西之地。秦封鞅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孝公卒。太子秦惠王立。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主曰。商君法嚴。舍人無驗者坐之。因不納商君。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因走魏。魏弗受。曰商君。秦之賊。弗歸不可。遂內之秦。惠王車裂商君於市。滅其家。

論曰。先王知人情之不可以法治也。養老恤孤。尊德序禮。而民猶不逮古。至於刑罰。羈縻之而已。皆挾商

君開郡縣阡陌後世亦有便之者但陰狠峭深操之太急是欲以秋冬之氣治天下者求陽和得乎故作法自裂而秦亦以亡天下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晉司馬氏自翦宗親

晉武帝司馬炎篡魏自立因懲魏孤立之敝欲大封宗室以自強故兄弟皆封王假節授以大郡得督中外軍事國中長吏皆許自選及武帝崩傳位惠帝趙王倫以平賈后之亂自爲相國加九錫殺淮南王允及諸大臣永寧元年遷帝於金墉殺太孫臧倫自稱皇帝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等迎帝還宮收倫及其子皆賜死凡內外殺十萬餘人

齊王冏以平趙王倫之亂自爲大司馬輔政加九錫

與穎顒相圖、驕奢宴樂、不入朝省、坐拜百官、僭寵用事、外中失望、河間王顒聽長史李含之謀、表陳冏罪。請檄長沙王乂討冏、以成都王穎輔政。遂使張方舉兵趨洛陽、乂入宮奉天子、攻冏斬之。是日大戰、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

初河間王顒以李含謀、欲齊王冏殺長沙王乂、而後討之。廢帝立穎、因乘便圖穎自立。不虞乂遂誅冏、不如所謀、因嫌乂居內有功、不得逞其欲、顒與穎遂表乂爭功擅政、請遣乂還國。乃以張方陸機爲都督將

兵二十餘萬向洛陽、帝軍入芒山、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東海王越收乂、使張方炙殺之、頴入京自爲丞相、尋還鄴。

司馬顒表頴爲皇太弟、自爲太宰。頴僭侈日甚、東海王越奉帝征頴、檄召四方兵十餘萬、東安王司馬繇勸頴出迎請罪、頴不從、遣石超拒戰、乘輿敗績、帝頰中三矢、侍中嵇紹死之、頴執帝入鄴、改元、殺東安王繇、及幽并兵至、奉帝御犢車、還洛陽、倉卒南奔、至於貸黃門錢三千、爲帝道中買飯、帝髮履、納從者之履、

窘蹙無策遂爲張方所刼遷帝於長安後宮府藏爲軍掠盡太宰顒廢穎以越爲太傅惠帝光熙元年穎據洛陽復謀叛爲長史劉輿所誅

初顒與張方刼帝司馬越傳檄討張方使人說太宰顒令奉帝還洛約與分陝爲覇顒不從及顒殺張方送首於越以請和越不許遣將祁弘帥師攻之顒逃入太白山帝遂東還內外皆服於越越自爲太傅錄尚書事帝尋崩越召顒未至爲南陽王模所殺後永嘉五年劉曜寇長安模出降亦爲曜所殺

司馬越以討張方之亂奉帝東還政由已出惠帝既崩懷帝永嘉元年二月越殺故太子清河王覃及忠青令繆播帝舅王延等數十人使將軍何倫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入宿衛倫因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帝亦惡越專權密詔苟晞討之越遂憂死以喪還葬東海石勒帥輕騎追之戮其屍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世子毘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没于勒漢遂陷洛陽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入宫大掠殺太子詮等發掘諸陵焚宫廟府寺貴臣宗室死者數萬人劉

罷白納羊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晉室遂微

論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束箭難折孤掌不鳴王者有親親之經所以爲盤根固本計耳與午氏以偏反交兵引虎入室卒至天下土崩亦各不得其死作法可不善乎

晉景公膏肓入疾

左傳、魯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晉侯夢大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於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巫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

厚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厠陷而卒。

論曰、寃寃之報、古有然矣、或曰、鬼果有知者。或曰。心氣之所召者、吾嘗見人有虧心之行。多致奇疾異禍。至於懸符以辟邪。媒巫以賂鬼。而現世得報焉。然亦有殺人而享長壽者、何耶。豈鬼亦有靈不靈耶。抑將有所待耶、

吳主嗜殺

三國、吳主孫皓、每宴羣臣、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宴罷之後、各奏闕失、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爲盡力、晉王濬上疏武帝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王、則強敵也、願陛下無失事機、晉咸寧五年冬十一月、大舉兵分道伐吳、吳將迎降、遂滅吳、執皓。

論曰、皓秉江東三世之資、恣其凶暴、以狂藥飲人、而罰其缺剝。桀紂何加焉。至青蓋入平湖關、雖天運有

終而樓船鐵鎖固皓爲之鷸獺也他日語足折充倭

能卒歲後猶稱其才也。不足觀矣

嚴延年母識天刑

延年、漢宣帝五鳳元年、爲河東太守、陰鷙酷烈、冬月論囚、縣囚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母從東海來見報、因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因責延年曰、幸得備郡守、専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生全愚民、顧乘刑罰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延年以誹謗弃市、

論曰、有此母、乃有此見、天何以報此母乎、天道無親

唯與善人。蓋延年之愚。非毋所得掩者。故仁人乃能

事親。

李廣終身不侯

漢李廣、功高數奇、終不得侯、一日謂術士王朔曰、廣部下皆中人耳、借廣力封侯者數人、廣卒不封、豈相不當侯邪命也、朔曰、將軍自念之、或嘗有所恨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誘降八百人、皆同日殺之、至今爲恨、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侯也、先廣以罪失位、出獵至霸陵、霸陵尉不爲禮、廣銜之後廣復位爲將軍、以術取尉、置麾下、殺之、漢元狩四年、廣同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失道、當斬、亦引刀自剄

論曰廣善射得士卒死力稱漢飛將軍報怨殺降禍量固不弘哉功高不侯既殺身而滅名至李陵臣虜而宗遂滅天之報廣若或過焉然而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君子于己言之矣

齊桓公殺弟糾

左傳齊襄公私文姜殺魯莊公爲無知所弒國中亂作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侯伐齊納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使鮑叔帥師取子糾於魯殺之於生竇以管夷吾爲相稱霸焉公好內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

爲羞於公亦有寵公復許之立武孟周襄王九年十
三月乙亥桓公卒五公子爭立相攻宮中空莫敢棺
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於戶易牙與寺人貂作
亂殺羣吏而立武孟至十二月乙亥乃棺辛巳夜殯
焉武孟二月奔宋襄公以諸侯兵納公子昭是爲孝
公孝公卒弟潘殺孝公子而自立是爲昭公昭公卒
弟商人復弒昭公之子舍而自立是爲懿公懿公被
弒齊人乃迎衛姬公子元而立之齊禍始平
論曰甚矣天之禍淫也淫者陰氣陰則殺傷隨之故

齊襄内行不修身死而亂及子孫生實之殘天其以報襄乎至桓以殺弟稱覇陰孽成疾種及庚子一死而内亂如糾之死者三焉嗚呼尸虫出戶床笫之流風乎偏反之遺臭乎

唐太宗喋血三朝

唐高祖李淵有三子、長曰建成、仲曰世民、季曰元吉、惟世民英武絕世、有帝王度、人皆歸之、高祖起兵關中、皆世民力、故卒成帝業、淵以建成實居長、立爲皇太子、封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內外征伐、世民實任之、因以平薛仁杲。王世充。竇建德。宋金剛。劉武周。劉黑闥等。前後親歷百戰。世民功多焉。元吉素多凶德、建成長而無功、搆隙相傾。以危世民。武德九年、建成夜召世民飲而酖之、吐血數升、得解、上謂世民曰

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吾將遷汝居洛陽如漢梁孝王故事將行建成元吉謀留之不得往又散遣秦府驍將以益諸軍忌尉遲敬德勇譖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以上命逐房玄齡杜如晦程知節等秦府智勇驍將盡相與謀殺世民益急是時世民腹心惟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數人勸之決計六月四日世民帥長孫無忌等伏兵玄武門元吉建成亦皆勒兵入朝至臨湖殿世民追射建成殺之敬德射殺元

吉上開幾日不圖今日乃見此事遂降手勅內外諸軍皆受秦王節制以世民爲皇太子乃更殺建成元吉諸子十人帝自稱太上皇八月秦王即位是爲太宗貞觀十六年太子承乾謀反魏王泰亦謀相傾帝不知所立因自投於牀舉刀欲自刺褚遂良止之遂立晉王而幽諸子於遠州及高宗朝武后大殺宗室滅太宗子孫殆盡

論曰手足而生疥毒良藥敷之不痊則潰及腹心割斷骨肉者輕重之執也太宗不殺兄弟兄弟必殺太

宗。太宗疚而元吉復謀吞併則宗社亡而民神無主。天下治亂之大關也鴟梟破斧何累東山所以有删然若誅其身而復夷其後彼孰非高祖之子孫乎他日太宗兩手相戢親見其事投床扳刄之時雄心盡矣蓋猛虎萬物咸伏而不能不受害於毛間之蟲力之所不能及也當時武氏已在後宫形之讖卜得非巢刺之禍兆其幾乎黄臺瓜盡始於豆釜萁燃此周公蔡仲之封爲不可及也已

齊蕭鸞滅宗

南北朝齊蕭鸞既殺諸王遂弑其主而自立以兄子遙光爲揚州刺史立寶卷爲太子鸞有疾以近親寡弱而高武子孫猶有十五人欲盡除之遙光力贊以爲當以次施行每屏人語畢鸞遂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大有所誅遂殺河東王鉉等十人太宗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鸞殂寶卷立臨喪大笑以羣臣爲戲與左右刀勅殺大臣江祏江祀蕭坦之等常以夜三四更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遇人則立殺

之。胥至沈公城、有孕婦臨產、不能避、因剖腹視其男女。士民驚震。樵蘇絕路。又好擔幢、藏金薄帽、着織成袴褶、乘馬驅馳、晝夜不息、大起芳樂玉壽等殿、窮極綺麗、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也、百姓罔晝號泣道路、與潘妃在宮爲市、巫覡詐云、見先帝大瞋、遂縛菰爲高帝形、跪斬之、懸首苑門。及梁蕭衍起兵入建康、寶卷以金銀爲鎧、飾以孔翠、騎馬宮殿、遊戲如常、雕鏤雜物。督工倍急。左右御刀法珍等謀爲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調笙歌。遂入

斬之謚為東昏侯誅法珍及潛兒盡滅齊宗室而梁代。

論曰寶卷為蕭鸞之子鸞之所以為卷慮者悉矣當其索香火流滯之時惟恐高武子孫有一之不盡為吾後患而不知為後患者非高武子孫也不過代蕭衍先為屠戮耳出爾反爾貽謀燕翼夫豈有毫厘之奕哉。

呂后殺戚夫人

呂太后、漢高祖妃也、剛毅有謀、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出后力、生孝惠帝、為人仁弱、高祖嘗欲廢之而立戚姬子如意、賴留侯不果、高祖崩、后因戚夫人。酖趙王如意。斷戚姬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孝惠感憤崩、后稱制、自臨天下、封諸呂為王、女弟呂嬃為列侯、以所幸審食其為丞相、使呂台呂產呂祿統南北軍、又以呂女故、殺趙王友、趙王恢、三月祓還過軹道旁、見物如蒼犬、據后腋中不見。

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斷其腋、時見戚夫人若追索者、呂后四體潰裂暴崩、諸呂欲作亂、用平勃謀入北軍、軍皆左襢、朱虛侯劉章誅呂產、捕斬呂祿等、而笞殺呂嬃、諸呂俱族、審食其爲淮南王所殺、至後漢光武時、赤眉發掘后陵、辱割之而去

論曰、呂后雖能也、開國乘運、配天而出、聞氣之在陰者歟、使平勃不驕、漢天下其未可知也、觀其酖殺如意、糟戚姬、則一毒婦人耳、戚曰使呂爲鼠、吾當爲狸以報此冤、斷腋而死、能幾日乎、故垂之以爲妬鑑、

袁紹一目殺二烈士

漢獻帝興平二年、張超守雍丘、爲曹操所圍、時故吏臧洪、袁紹表爲東郡太守、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用。必不敗好以抗曹。超曰、臧子原、天下義士也、必不背本、及洪聞難、徒跣號泣、從紹請兵以赴難、紹不與、請率所部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絕紹、不復與通。紹怒、與兵圍東郡、歷年不下、以書諭之、答紹書曰、僕小人也、中因行役、遂竊大州、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意本州被侵、

郡將遘危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沒
區區微節無由獲伸此洪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
者也城中糧盡將士皆煑筋掘鼠爲食莫有叛者男
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城陷被執紹殺之時洪邑人
陳容素爲洪友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豈
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出欲殺容曰仁義豈有常蹈之
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
軍同日而生者也遂并被害左右皆竊嘆曰如何一
日殺二烈士後袁紹卒爲曹敗殺其二子譚尚遂滅

論曰、人之云亡、邦家殄悴、善人國之寶也、臧洪不背故吏之恩、臨難使義可謂壯士、紹不知收而用之、執而肆戮、并及其友、尚能得士心乎。後曹操得漢壽亭侯、厚禮而不降、卒縱之歸漢。曰此義士也。夫操之覇業終成。紹之宗族以滅。得失之所由分也

劉琨妄殺諫士

晉劉琨有志晉室、在并州歸附甚衆、怒護軍令狐盛切諫、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惡人勝己。其敗必矣。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為鄉導、引劉粲劉曜寇并州、琨收兵於常山不能救。父母皆被害。琨亦為段末柸所殺。天下惜之。

論曰劉琨處晉室式微之日。而能鳴劍從王。舞衣奮義。雖事功不成。志氣過人遠矣。惜其量盈器褊。巾懷猜刻。殘殺善人。曾然憔悴。又安怪開難之業不終。昔

公孫瓚之殺劉虞。袁本初之殺田豐。皆以忌勝掩功。任情肆虐。而成業淪亡。身歿人手。歷觀覆敗之君鮮不同轍。哀哉。

宋子業淫暴無道

宋主子業、狂暴好殺、誅戮大臣柳元景顏師伯沈慶之等、與姊山陰公主。每出同輦。納其姑新蔡公主。謂之謝貴嬪。山陰淫恣尤甚。子業爲置面首左右三十人。幽諸父湘東王彧等於殿內、爲豬王驢王殺王之號、以木槽盛食、裸內泥水中、歐捶陵曳、無復人理。常欲殺而釋之。嘗召諸王妃主於前、強左右使逼辱。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怒鞭一百、而殺其三子。使宮女裸逐於華林園竹林、一女不從。斬之、夜夢其女曰、我巳

詬上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於是與羣巫射鬼於竹林堂左右抽刀弑之公主皆賜死

論曰子業奇惡蓋有貽謀焉當孝武誅凶劭而入立不能撫國家心乃沉湎喪志淫亂宗女使骨肉狼藉誅夷相繼蓋天醜其行而生業以報之耶亦氣之所感也劉裕以好殺開國孫子相承八世而六主被弑貽厥孫謀寧無報乎

宋明帝自滅其宗

宋明帝湘東王彧也以子業無道被弒而立之晉安王子勛自以居世祖之穆即位改元諸州皆應宋主討平之遂疑兄弟子多恐不利己於是殺其兄子安陸王綏等十三人世祖二十八子皆盡乃宋主竟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迎還生昱立為太子及昱立自以為李道兒之子着小袴衫夜宿客店晝臥道傍微行巷陌稱李將軍性酷好殺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每出則從者皆執鋋矛鋸鑿逢無免者

民間擾懼路無行人嘗自詣中領軍蕭道成第盡㑹
爲的射之幾死與左右登臺岡賭跳偷狗飲酒道成
令校尉王敬則弑之遂滅宋國號齊宋之宗室無少
長皆殺之
論曰剪枝傷根借流續源乃生狗彘毒氣鍾焉時當
傷閏天地陰殘故豺覓而猴冠

石虎滅三十八孫

趙石勒稱皇帝、立世子弘爲太子、以石虎爲太尉、虎恨之、及勒卒、太子弘立、虎自爲丞相、加九錫、殺弘而自立、作太武殿於襄國、東西宮於鄴、皆甃以文石、以漆灌瓦、金璫銀楹、珠簾玉壁、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皆教以騎射、着紫綸巾、熟錦袴、數吹遊宴、又徙洛陽鐘簴、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功費數千萬億、悉發前代陵墓、取其珍寶、惑沙門吳進言以爲胡運將衰、晉當復興、當苦役晉人以厭其

氣、虎遂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燃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相枕、命皇太子宣祈福於山川、因大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登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宣縱獵所過三州十五郡無孑遺、士卒死者萬餘人、虎復命少子秦公韜率兵出并雍、與宣較爲雄長、宣忌韜使人刺殺之、虎聞變哀驚幾絕、因殺宣及其妻子、窮極慘酷、揚灰於市、遂立子世爲太子、及虎卒太子世立、其兄

遵殺世而自立以石閔爲都督中外軍事是時鄴中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升盂太武殿災火月餘乃滅石閔復殺遵而滅石虎孫三十八人帥趙人誅胡羯三十萬無少長皆坑之遂滅石氏改國號魏

考之綱目石氏縱暴逞兵五胡最爲當其登臺觀二子耀兵之時豈知轉眼骨肉自相屠割天地固未嘗厭僭也天道好還雖夷狄亦不爽慘毒殺人亦何益哉

竇憲毒殺朝臣

後漢章帝元年立貴人竇氏爲后后兄憲爲侍中司宣詔命弟景篤瓌皆在尊要帝崩太子肇即位太后臨朝憲忌都鄉侯暢遣客刺之於屯衛之中事發不誅以憲爲車騎將軍使征匈奴進位大將軍居三公上兄弟驕恣奪人財貨婦女不可紀尚書僕射樂恢上疏言之憲迫恢飲藥死由是朝臣震懾無敢言者竇氏父子兄弟并爲卿校充滿朝廷是將謀畔逆和帝四年帝命鈎盾令鄭衆同淸河王慶勒兵誅憲兄弟

黨與皆棄市。

論曰、憲以椒房之親、立功域外、不能如衛青養尊處厚、而行殺掠之虐、器滿則盈。日中則仄。君子知其不終矣。范曄惜其末釁不章厥績。殆未能知天乎。

路巖剔結喉三寸

唐懿宗咸通六年、以路巖同平章事、巖自淮南幕府入爲御史、不出長安、十年至宰相、其爲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者、皆令使臣剔其結喉三寸以進、驗其必死、初與楊收同平章事、巖以賄殺收、及僖宗乾符元年、詔賜巖死、亦取結喉以獻、所死之處、即楊收之楊、人咸咤爲奇應。

論曰、人之結喉、剔之斬之爾之、結喉出之反之爾、剔爾斬爾、出爾反爾、三寸之間、天道不遠。

高緯慘惡

齊南陽王高緯、喜爲殘虐、嘗見一婦人抱兒、取以飼狗、復以兒血塗婦人、縱狗食之、齊主緯聞之、鎖詣行在、至而宥之、問在州何事最樂、對曰、聚蝎於盆、使狙其中、齊主即命索蝎置浴斛、使人裸臥其中、號叫宛轉、觀之、喜噱不已、因讓之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由是有寵、韓長鸞奏其謀反、遂殺緯、齊亦爲周所滅、殺緯而夷其族

論曰、天闈未斮、羣陰用事、高齊皆以夷虜之性妄僭

亡宋、芻狗生民、恣其虐食、或天亦不仁乎、蜂蠆不能不生、毒螫自殘、終歸夷滅、蓋有以需之也。

閩主信鬼殺叔

五代閩主王昶寵巫信鬼素忌其叔延武延望巫者林興與之有怨託鬼神語云二人將爲變昶遂殺之并其五子又於禁中作三清殿以黃金數千斤鑄老君像呼爲寶皇晝夜作樂焚香禱祝政無大小皆使林興傳寶皇命決之由是中外大亂踰月三清殿災火延北宮數千間控鶴軍李重遇等攻殺昶而立其叔延義昶妻子皆死

論曰自剪厥宗以快人讒我有寶皇禍福是問寶皇

不言。主人之讒。宫燼身亡天道好還

閩王曦戲虐

五代閩王曦淫暴好殺、耆舊宗族多不自保、立尚氏爲賢妃、醉中誅殺任意、嘗與翰林學士周維岳飲曦曰、維岳身小而飲多何也、左右曰酒有別腸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剖腸視之、以若諫得免、每醉必殺數人、百官爲之股栗指揮使朱文進弑之而自立并殺王氏宗族五十人。

論曰咄嗟哉爾欲剖人之腸而自不免者何哉吾恐怪士君子廿立此鴟梟之前也。

四其御史

唐則天中、郭弘霸、舒州同安人、仕爲寧陵丞、天授中、由華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左臺監察御史、再遷右臺侍御史、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見顏間、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死、後屢見思徵爲厲、命家人禳解、俄見思徵從數十騎至、曰、汝枉陷我、今

取汝弘霸懼援刀自刳腹死須而蛆腐是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羣臣外有佳事邪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而雨洛橋成弘霸死

論曰吾讀武后紀多用酷吏以威下至以獅豸不學而觸奸之一言奴隸皆授侍御蓄以鷹犬畜之使搏擊大臣安得弘霸不爲四其乎嘗𦍑媢人乃其本色蓄媢人者乃能殺人剸腹見腸勿謂冤之無報也

白兎御史

唐則天中、王弘義冀州衡水人、以飛變擢游擊將軍、再遷左臺侍御史、與來俊臣競懵刻、暑月繫囚別爲狹室、積蒿施氊罽其上、俄而炎、已自誣、乃舍佗獄、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慴、弘義輒詫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牒文言園有白兎、縣爲集衆捕逐、畦蔬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兎御史、延載初俊臣貶、弘義亦流瓊州、自矯詔追還、事覺賜死、

論曰。維兎成之。維兎終之。嗟彼狡兮。維天烹之。爰爰爾微。維爾之巧。炎炎冰山。維爾之倒

酷吏多自殺

張湯事漢武帝、爲廷尉、兒時作磔鼠文、如老獄吏、天性文深意忌、舞智以御人、時武帝好刑名、湯揣摩鉤索、用深刻吏爲爪牙、巧排大臣、動連黨與、帝稱以爲能、由是天下騷動、所誅連以千百數、後以奸事爲三長史所奏、武帝疑湯懷詐面欺、使自殺

義縱者、河東人、素爲羣盜、以姊幸於王太后、拜縱中郎、復遷長安令、行法不避貴戚、吏民重足、呼爲乳虎、擢定襄獄、一日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栗、武帝幸

甘泉以道不治遂弃市
王温舒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奸已而補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多殺人遷為御史大夫能使罪人鉤索人私事以自贖無不快意者遷為河南守先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南至長安皆部吏捕郡豪猾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族小者死不過三日皆報可流血十餘里人疑其神速郡中白晝無聲犬不夜吠會春天子停刑温舒頓足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好殺類如此後有人告其姦利事遂自殺

夷其族仇人燒其尸而不得葬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坐他罪而族人快之曰温舒一日滅五族

論曰余讀酷吏傳武帝好刑其時吏治多放温舒如杜周尹都寧成等皆以酷烈有聲歲終會獄府郡及廷尉詔逮至十萬餘人嗟慹極矣而酷吏卒皆以殺身民亦愈輕犯法盜賊滋起漢由此衰焉然則刑何足恃哉虞廷五人惟陶無後秋氣之報亦明矣

周興入瓮

唐中宗嗣聖三年、武后自以久專國政、簒唐、慮唐欲誅戮大臣以威之、乃大開告密、周興、來俊臣等皆以殘忍寵用、周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大夫、皆養無賴數百人、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每一獄、必引陷千百家、其問刑酷法、各有異號、如突地吼、死豬愁之類、淫刑異吊、甚於炮烙、嗣聖七年、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周興與勣通謀、太后密令俊臣鞫之、俊臣方與興推獄畢、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何法

最快與曰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圍炙之令因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即取大甕如興所欲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瓮興惶急輸服請死流嶺南為仇家殺於路來俊臣亦為太后所殺仇家爭食其肉士民相賀

論曰雷硏電擊天怒亦不終朝惟陽春可與悠久焉武后以陽衰伏匿陰淫為帝狐張狼噑白日無光此亦古今一大變也卒之二賊自嚙骨糜肉爛瓮中之天君獨不及醯雞乎

黃潛善妄殺陳東

徽宗宣和七年、金人入寇、帝詔天下直言、時蔡京等誤國、人皆知而莫敢言、太學生陳東率諸生上疏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結怨於二虜、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雖帝不能用、聞者快之。及金人虜二帝北去、高宗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以黃潛善爲尚書左右僕射、嫉害忠良、力主和議、逐李綱、沮宗澤、而帝不悟、東又上

疏。請帝親征。以還二帝。留綱而罷潛善。不報。潛善等以語激帝。逮東廷尉。東知不免。從容就義。天下哀之。建炎三年。貶潛善於江寧。得暴疾。自言見陳東而死。

論曰。陳東危言亂朝。以成仁取義。志士不忘之素心也。死之日。終能殛姦魂以報憤。東固不死哉。故盡性則可以知命。朝聞夕死。非東之謂乎。

魏拓跋三后僭寵

魏拓跋恪正始四年，高貴嬪寵冠後宮，悍忌尤甚。兄司徒高肇執傾中外，相爲羽翼，酖殺魏后于氏及太子昌，立高嬪爲后。肇益貴重，譖殺彭城王勰，變更政令，朝野側目。進位大都督，以步騎十五萬伐梁。延昌四年，恪卒，太子詡立，肇與侍中王顯謀亂，伏誅。立詡母胡氏爲太后，稱制。神龜元年，以天文有變，酖高后以厭，亦如于后之死。胡后好佛，喜遊，有淫行。侍中元乂幽之於北宮。后復謀出，殺乂，弒詡而立幼子釗。及

爾朱榮之亂遂沉胡后於河

論曰寵嬖之禍由來尚矣類皆擠衆前身爭榮市色也夫時過則貌衰遇之勢盛則地將移之感衆則患或萌之情極則欲將間之是固天道周復而人欲所必循也以茲嫡庶工讒戚孽據位內無却席之諫外有怙軒之寵遂使綠衣貽譏黃臺蔓禍斷鼻煇耳極其慘毒豈不哀哉吾觀三后美媛相償愛河共溺存之以代鑒焉

朱粲噉人

唐武德初朱粲剽掠江淮有衆二十萬軍中乏食則命士卒烹婦人嬰兒食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爾輩何憂於餒哉初以隋著作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顔愍楚爲賓客其後闔家皆爲噉又税諸城堡細弱以供軍食淮安土豪揚士林起兵攻破之奔菊潭遂降唐以爲楚王遣散騎常侍段確奉詔慰之確乘醉戲粲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粲怒曰噉醉人正如糟藏肉促令烹確遂屠菊潭奔王世充

及東都敗。秦王執粲斬之。軍士分食其肉。

論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率獸食人。猶以爲憐。乃同類而相啗。不亦異乎。雖然粲之食人。滿腹而飽也。終以身償也。若夫弱肉强呑。伏弩推及。其爲啖也多矣。蓋粲啖人之血肉。又有啖人之骨髓而甘心者焉。嗚呼。人之相啖何時已乎。恐不能逃天之啖耶。

契丹帝羓

五代、石晉爲契丹耶律德光所滅、屠陷城邑殺掠不可勝計、每克一城、悉阬其男子、驅婦女牛馬而北、嬰孺無遺者、髑髏十餘萬、築爲京觀、天福十二年、德光至殺胡林而死、其國人剖腹實之以鹽、載於馬上北去、晉人謂之帝羓、亦屠城之快報云。

論曰、契丹不足以人吾吏也、虎狼而食人、何可言報、而稱快者必寢以猛獸之皮、且亦以見天道所不遺。

宋易元祚

宋少帝㬎爲元虜時方四歲封瀛國公及元世祖時帝漸長相習無忌得配公主嘗與內宴後有譖欲殺之者世祖疑未果少帝聞之懼害謀乞爲僧往吐蕃學佛法因絜后公主姬御遁居沙漠射獵與元人無異髡剃長子爲僧名完普復生一子異常時元明宗爲周王亦居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甚洽見少帝幼子愛之乞與其妻邁來的爲子更名懽帖木兒即元順帝也後明宗嗣位崩順帝立遂失元天下與我

太祖將元后大臣俱被俘戮與南宋相類惟順帝之子愛猷識理達臘率數騎渡鴨綠江逃去蕃宋子孫云